九籥集

九籥集卷之二

友人周叔宗本音甫校

序

何廷濟詩草序

何君廷濟於不肖爲中表叔㓜奉先人命又兄弟行也廷濟少以慧聞已而棄儒飄然有遠志自辛卯迄丁酉燕齊周魏楚吳越之區靡有遺跡亦靡遺詠大抵得山川之助其辭有非想象之所得者昔虞卿窮愁而工著書太史公遠遊而文益肆廷濟兼之宜其造之不測也然廷濟故負氣以爲虞

仲翔沒身窮海死願以青蠅爲吊客悲其言亟誦之嗟夫伯符兄弟俱爲人雄仲翔受知於伯符而見詘於仲謀乃伯符早世而仲謀多年造物默巳侮仲翔矣能因造物之相侮也而能相安焉即窮海無奈仲翔而況仲謀耶惟其忿忿於伯仲之交故造物得而侮之然使仲謀而知仲翔亦不過秣陵屐劒人未能出張子布上也屐劒之與蓬蒿百年安在至今慷慨之士讀青蠅一語慕仲翔之爲人習習猶有生氣以爲若不可測如諸葛昆弟者則不過之功也嗟乎使廷濟而受知於時豈能出

張子布上哉余因是慨仲翔之不逹逹則青蠅猶仲謀也奈何與造物分別不置乎若夫音律之詞皆陰陽慘舒之聲也將雨而濕將旱而焦音之徵也廷濟之音不傷天地之和不損國家之氣將來必有所遇用展其奇俾子孫復先世之舊吾固於詞乎見之矣異日采之太史奏之明堂亦何慙於太平之雅頌幸守而勿失不特羔雁于四方其竹箭於東南者乎是爲序

賀楊世叔先徵君暨太孺人孝節序

宇宙一氣而已國家藉忠義之氣以樹萬年之基

由　高皇帝之精神足以鼓之之功非變不見非見不明　世廟之世乃聖作物覩之時而先黃門貞之以忠先徵君繼之以孝大夫人保之以節然愚不以取義多先黃門而歸其德于　皇祖不以孝節多先徵君暨大夫人而歸其德于先黃門者何也化成於國而臣見其忠刑儀于家而子見其孝婦見其節也匪　皇祖有以鼓之忠將泯矣匪　先黃門以基之孝無由而節無自矣匪　世廟之作則無以見而明之矣故曰忠義不得已而見因其見而知其相鼓矣可以鼓一人則可以

鼓萬人可以鼓一時則可以鼓萬世吾以是知世叔之事君當無愧於先王父事親持已當無愧於嚴慈矣譬之鯨鯢之育於南溟化百萬億而無非鯨鯢者亦無不息六月而搏九萬者非其子有心象之由父之氣定之也易曰同聲相和同氣相求又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世叔其和而求之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吾黨有以樂其基矣然而吾不忍其見也又不忍晦其明也世叔之於君親其亦順天之則而更期履尾不咥乎

錢氏劒策序

盖余之再遊長安也與英六周千侯交甚歡千侯嘗謂余古法不傳者三曰劒術曰坑法曰畫眉坑法太慘酷而畫眉都無男子氣皆君子所不道獨惜劒術不傳使萬世之抱孤忠懷陰孝紉深恩者無從洩其至情致陰陽日月反覆薄蝕而不已則君子不能無遺憾焉且壁空運鍔而龍樹魂銷垂槖蔵鋒而鳳旌仙去雖瞿曇柱史家不廢也第術則有道非浪然挺三尺比觀魯勾踐之唾荆卿可知矣而余以為勾踐之術非若後世之韜光腦後練魄爪中意必有制變决竒之畧彼夫循柱毒逐

殆當斷不斷者也然高麗小兒八歲運劒殺隣王如戲豈殺機天縱直生賢於慶卿哉非也嬰兒之天全故勇於敵則殺而荆卿有武曹祖毛之心以人參天其天不全天不勝人乃喪厥身術之不講固也余本恨人遭時不偶宿仇未復無異來丹少年嘗與客論劒客謂古之鑄劒鍊以五氣淬以精神衝磨之以湍泉收攝之於日月乃令一一絕響則劒之失傳豈特術哉并亡鑄矣於鑄劒而因訝唐人劍術之奇當李林甫作相時世號腹劒酷嗜鯽魚有客因貴人書饋遺甚腆中有鯽魚百頭客

退李還魚於盤中跳躍如辭樽俎狀李令人悉投之池取最後十餘烹之纔下箸及腹忽小劒數百硜戛爭飛交着李頷漸入窾中一不可拔由是忿痒驚悸卒至不起竟不審客從何來斯之爲鑄抑又進於伎矣錢郎好奇所爲詩若文咄咄逼我家大夫少年嘗師蒼海而事白猿及與余交皈依三寶辛丑季冬余以先慈之變顛沛南還瞻雲訟過求死萬端而四方之交象先首辱余時骨楚聞衆先來霍然減半秉燭乙夜憶留毋不俱征之詩悲慟欲絕久之稍齒家難錢郎抽袖一篇授余曰此

承影之遺抑杖中置劍克復父仇宋生竟無意乎余拭淚敬受讀禮之暇稍節哀誦之雖微軀在疚卒不能掩其故態龍蛇見血理固然也數日別去中夜思錢郎文弱每欲與余結維摩之社是編猶老衲徑行於酒肆淫坊之間歷見空花秖成一笑彼之慧識自有般若鋒金剛劍在也客欲鑄劍而問術則春申之築鄉城北之干薛可乞靈焉奚必錢郎之說梏哉嗟嗟三尺之人廢身而用劍八尺之人廢劍而用身其名皆足以致千古貴用之何如劍蓋未嘗負人也知所以用則雖取錢郎編秘

之枕中身固在杏壇與漆園祗樹間也楙澄不能文聊戔戔簡端爲錢郎左袒

蘼蕪館手錄序

華亭春申浦之南九里爲余故鄉去所居東三百餘武有大水通朝夕潮晨飡後輙放舟栟下觀水之去來悟剝復之理感水之盈縮知盛衰之機其來也勇往其去也勇退其平也勇沉信乎非天下之至柔孰能運天下之至勇乎况夫文漪千變瀠廻萬端每境與心會無適可踰往往終日而同居之人無可與同是適者因携古人之書與俱遇奇

事則錄其始末間加點竄使讀書臨水之適更番目中而吾之適益無窮焉夫吾土有此水巳來不知經幾年矣至余而始與之適是豈水之幸耶不幸而值余猶幸而同古人之書水其可以無憾乎然余之所携者非經則史也不束夫性情則滑於機智比夫水之澹然有背馳矣余也以書滓之而藉水汏之不幾得罪于水乎是余之於水適猶未也彼適於水者斥書豁目雖梵語道編猶將付之陽侯而況經史乎時余居喪方苦胃疾飲食日廢得水之適稍減半焉已復自悔不止於讀禮而浸

淫他書不死於伏苫而留連一水余名教之罪人矣抑語不云乎苟有過人必知之敢題諸簡端以識我過曰蘼蕪館者言宛在水中央也

積雪館手錄序

平生雅好遊興之所至輒竟千里雖於陸風雨于水波濤靡閒晝夜會有天幸得不死於盜賊險阻然以母在興盡即還與世之因利而行失利不歸者異巳亥之秋爲明年文戰計時未有兒遂携婦北上而老母守先人丘墓義不遠行迨庚子文弗式斥於當事秋風蕭瑟橐金無以治歸裝而此面

又不可向人且水將涸矣及春而婦姙遂不克誕
歸雖单騎歸省不幾月復抵燕市婦竟緣病墮娠
乃天不憖遺老母遂於是冬謝世聞訃之後悔恨
欲顚行止如夢至犬吠鷄鳴皆勝我之有生而求
死勿可藉諸先生力獲出都門懵然若昏暗中行
及克抵家而悲勞磨至寢食交忘越不兩月自分
死矣苦無以餞日遂取古今書讀之遇奇事即錄
在舟曰蘼蕪在陸曰積雪積雪者取吾家大夫積
雪之句有其名而無是館也客嘲之曰子之於舟
也虚而實之於陸也實而虚之亦有説乎余曰客

未鮮于虛實者也夫江南之地非舟不能致遠故置艇以自便捨水而陸舍陸而水莫余阻也或鼓之以蒼頭或買之于三老余勿盡也以蘼蕪名而未始以蘼蕪實也盡舟皆蘼蕪則盡蘼蕪皆吾舟也若夫陸則無不之也無不宜也主固館也客亦館也天地蘧廬也蘧廬盡積雪也又何得指巳室爲積雪指客舍非積雪哉由此言之蘼蕪固非實而積雪亦非虛也且余昔尚實矣非止蘼蕪也而鬼神實衡之衡之而與之爭以重司命之怒精神之所以銷亡骨肉之所以凋喪也此而不悛將禍

基于累刼慧泯于三迷雖欲崇虛其可得乎雖然虛矣而錄不幾實乎錄實矣而過去不幾虛乎知過去之已虛而見在將來果有實乎山河大地皆虛舟也而奚止於積雪之館

偏憐客序

古詩云人生一世間忽如遠行客則世人盡客居也杜拾遺羌村詩云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則真境皆幻緣也彼家居者豈得稱主人而笑客之失路哉余自束髮作客往來燕齊幾二十年其於人情物態始嘗之歷歷皆以爲真而得失若驚父

之心稍不動視境之往來如影過清池了無有礙大都妄施而妄應則爭否則洶然而加未有不寂然止者丁未因病將事南歸先數日束裝遣蒼頭驅車下潞河獨與妻孥居城中俟奚奴北上與俱載而南無几席可以延客終日杜門思從前皆成往事不待秉燭而蝴蝶已栩栩目前應作客者蹈余前轍而指妄緣爲真境因戲列人情間及它事以博作容者一笑所謂曾爲宕子偏憐客也今它日彌留得清淨如今日亦不悔此遠行矣吾何脩而得此

崔剛神筶詩序

金山江天閣爲五聖行宮其左有像烏喙執利器侍立而容猛者乃崔剛也相傳崔爲神姓生宋世係蜀人或曰清溪人持符泝江溺水遂屬五聖有叩如響應歲終焚袍以百數當　孝廟時江天閣壞崔常三見夢於魏國閣始告成或稱催江或稱崔綱以義測之崔剛爲當其筶訣粘柱間剥不堪讀索副本於道人辭以不能書余慮道人老去而柱紙剥落遂以筆札口受之道人間爲藻繪而付諸梓竊謂崔綱溺而爲神意生前必有正氣可塞

天地故雖存爲下吏而沒猶能自振於人間其稗
靈官殆感靈官收之爲知己乎否則抱闕意也豈
若世人之淺見薄識倚富貴爲城社恃筆札爲戈
矛多上人而驕國士者比耶庚其陰功未躋大神
雖尊之以侯王之號且有所恥而不受矣顧士人
旣崇信之而使之侍立儔伍之中朝夕更衣簪花
灑醴神必蹐蹐不安愚以爲故像聽其侍立而更
建廟貌以祠之則一歲之緋可以鳩功若曰五顯
之靈崔特掌記則緋衣豈宜獨加之崔哉討崔必
恥于受也惟其受衣而宣靈吾知非倚靈官而靈

者矣且靈官寔五行之神與日月並行與四時錯序倫符五常道備五德散于物則爲五氣之精厥神赫矣而崔綱獨司其明以詔人之緩急蓋有砥柱之思焉決決乎殆要馮夷而招海若者乎奚第五行之功臣也尼宣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神之覺先於事可謂賢矣賢而祠焉夫豈曰淫吾願與兹土之賢者圖之也尤願賢者之志兹山齒之也倘亦　國家崇明祀之意乎

南雲小言序

生平作詩而不觧作詩楙澄也然而自喜不已迨

先慈亡而口不成吟亦絕不喜作矣今雖偶一爲之直馮婦耳非眞好也憶昔眞好之時詩來觸意非有意搜詩搜之第成韻耳豈可云詩乎然此境見于未觧之時及觧無之矣京房善易之語豈欺我哉已酉春將遊四方若無羔鴈橐筒中有南雲小言一卷乃辛丑歸省道中作也惜其爲絕筆之詞故先梓之并以識余之于詩未嘗觧如此澄居恒自病多情而不觧好色語韻而不觧作詩世有同病者必賞吾之能自知矣

具神仙之才故降而爲詞人稚川隱居白叟類也禀帝王之資復佻而爲文士魏文梁武唐文皇也是皆有凡骨焉德之皐夔才非周傅而欲致君堯舜湯武者屈大夫賈太傅曹陳思杜拾遺李供奉韓吏部之牢騷也吾與其進也其才足以經國其識足以逃禪而其俗腸不足與語出世碌碌不休蘇子瞻也然而吾見其進也可以語上者也余之才無能語下然計於今已不作人間想深心可以奉塵刹矣回視昔年所爲詩文皆血氣之餘耳豈血氣而足語上哉聊存之以語下而已嗟乎雖禀

僊才落筆則俗熖蒸雲雖馭仙禽對人則塵埃滿面噫可悲也夫噫可悲也夫

九籥集詩序

嘗觀游于魚矣觀飛于鳥矣彼都無所為品格學問才情風韻也而盤旋迴翔動成文焉試語以若何而善雖折其趣尾豈能從哉惟人亦然歷三代而　國初家自立戶未始借人門牆也借之自嘉隆始至今日而舉世盡新豐矣近且剿為巫辭箕語瓶罌之花虎豹之鞟以號于衆曰是為至文豈非詩文之大厄哉所以濫觴至此者品格學問才

情風韻候之也余以爲飢則思食寒則求衣一皆出于自然令捉筆之時而有如思食求衣之不得已焉庶乎亦鳥之飛魚之遊矣此吾所以恥吾之詩文而不忍復作也恥之而顧梓之堅吾之不復作也

壽大宗伯平翁陸公九十序

粤觀結繩而上壽蓋以千萬紀未嘗有谷神玄牝之說也其服食無日月丹砂也彼無意而得之者何渾噩以爲之德咞鑿以爲之功唯諾以爲之言凝神於和而求精於氣兩間不囿萬物無烟奚止

千萬年乎深山異域其人至今在也太保公釋褐於　世廟當利見之幾而潛德勿耀汲汲焉惟名是逃迨　穆廟新故之會則翻然遺世以自遠於黨人暨於　皇上德與歲隆乃更忘年而與世相遺以抵於今盖九十矣其渾噩也慎參兩而潛神秉中和以貞氣四海因之而寧物候憑之以情其畊鑿也維天紀地不有其功睠彼灌灌居焉可風其詁言也弗與蠹魚爭文麟感而語可法辭可經逃名而遺世遺世而忘年五行欲賊之而不得其命陰陽欲乘之而不得其情氣之往來與天為一

體之堅強與空爲隣桑海聽其變移山河聽其帶
礪二曜聽其顯明而公之壽考奚止千萬年乎固
日深山異域其人至今在也猶有說焉祥麟威鳳
有道則留今　主上留於春秋有意追羲皇而上
公操中和之道默鼓潛蒸以共抵於化日令含生
負氣享太平於無疆則滄海之厄宜且還流沙之
柱史隨返葱嶺之禪德復來其人至今在也何患
於無偶乎子輿氏有言曰國之本在家公之長君
與夫從子以美則世濟以爵則蟬聯也惟此諸孫
爲鳳爲麟紹箕裘也此邦之人君子頌德小人頌

恩咸趨化而向風也又何難於位育哉吾固知公之不忍於深山異域更千萬年猶人世也余既述盛德以爲公壽復以盛德爲　朝廷蒼生壽如此楙澄父叔然爲公門下士又姻親也例宜賀敬陳鄙詞以佐稱觴是爲序

旭崖高徵君純孝序

余讀立峰高太史氏狀旭崖先生行見南泉君字之孝卿則敬其爲宗黨董至拯南坡於陽侯致大士之靈藥幾於感神明矣及夫遇蠻夷以七尺爭親於鋒鏑化狠而爲仁則又驚嘆而不得其故以

為宗黨愛我者也鬼神左忤而右仁者也乃若蠻
夷徼特宗黨與之非與鬼神爭禍福者乎即一時
懇至孰能使其信之即信之又安能[illegible]其拯我於
危更反覆而得其說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
曰常與善人輔與之謂若比而翼之豈其形色翼
之乎我心與冥冥之天相信相持發之於意吐之
為言辭措之於坦途逆境無非天也無非德與善
也已信之人信之已與人若迫於鬼神而不得不
信之萬物咸失其依伊我獨若睇而迎其恃故禹
言死生而黃龍蝘蜓匿人致圜而述文司馬伐樹

而豫德珪璧以愈武金縢以感成豈有心於拒嚚
頑招幻異哉衡其和以利往而惡境不足以相攖
憂困而亨善與德之驗也旭厓君以父母之故讓
貲產遜婢妾撫鞠孤甥饒口蔫心勞思爲明夷之
柔順耳目無功言辭若驚彷徨惟祈信於鬼神如
離緣之託孫荃以自譬及大難而益貞其操斯時
也物莫能助已忘其生鬼神於是乎若左右而脫
之孝之驗也又何疑焉不特是也神龍之虬無俟
養窮而能名雷霆與雨雲異於鯉之待化蛇之俟
角者何與衆其父母也今寅願君之孝行已表於

督學諸使將與旭崖君共對揚　天子之休命風
鄉黨矣斯其爲皇天所輔與其徵信何如而鬼神
之所以報旭崖者不旣殷哉向令朝行其孝暮而
必白之讒言咒與親心乍晦必有乖離之心以敗
其和德鬼神且將惡之豈能免親於大難以永錫
爾類乎太史氏之三致意也宜哉

送杜玄度乞恩終養序

往余少年從公車業讀玄度制舉秇從橫四出妄
策其究竟當與賈董儔已從友人讀其詞賦如枚
叟班生居然大雅之遺信千秋人也嗣後十年見

玄度登仕籍官中翰心惜以彼其才何難第甲乙而顧効曼倩避世金馬則疑其不屑與市曹爭雌雄故跡寄一官而神遊千古志意凌世人上

又數年偕旅燕中相與經過甚密居無何則玄度將陳情乞休扳輿從太夫人賦閒居矣余始驚咤曰嗟乎我乃今知玄度非文士也今玄度特文士則今日之歸有春明之柳色鶯聲在何所置喙今觀玄度之出處始終古人也古之人工藝學以服勤苟親供養備則爲政於闒堵之中奚待質之尼宣徵之季路雖鼓刀以晷不於親在時許人身也

彼其親在而仕不過冀斗升以供甘脆故雖爲監門津吏勿惜微特捧檄者然其情形不載於典籍何暇更僕數哉乃玄度契之素矣夫是以不世出之才無意爲引錐懸髮而揆義衡時毅然俛就一命豈其不念先浪穹之施而勿竟先光祿之紬而勿伸哉獨計自王父已來三世一身耳已銜命而與造物爭設不我憐非忿懟傷天地之和則且釀陰陽之疾而貽太夫人憂又令浮沉諸生持不可知之勝負以廑倚閭則定省之謂何即令殫智畢力拾一第任職則蒿目民艱在朝則憂心國

是孝思與忠誠交戰而靡有寧宇亦於太夫人色養無當且太夫人昔侍先光祿悲伏櫪者若而年於倚伏直塞馬也日夜啗啼而支杜氏之門祚獨以藐孤在耳自藐孤成立外豈復以紛榮繫念哉視紛榮猶柴柵也玄度上而計安太夫人心下而計養太夫人志無如舍進取以自愛於是借進賢冠以塞公車之路而旋謝進賢冠以奉扳輿之歡蓋視太夫人外無復有重雖身非吾有之而何有身外之浮名始計制舉分吾志則謝去惟慮不斷旋計一命全吾孝則就官惟慮不勇終計魏

闕違吾養則請告惟慮不速他何庸討哉抑吾聞之太夫人喜睦宗黨撫婺孤恤廝養而玄度克濟之仁好洮布操作分胥戒老而玄度能承之敏度祖宗之烝嘗祈彴嗣之緐衍禮西方聖人勿怠而玄度復一一遵之敬蓋太夫人昔勤而今弗怠者玄度已措之躬脩即太夫人欲行而弗露者玄度又奉之無替則無論太夫人色喜無違彼蒼穹之鑒和以降休又當何如耶況造物常俊畀玄度以才而將大介之景福矣玄度第約收其功而以其餘還之造物造物不忍收之而復畀之玄度之子

孫太夫人旦夕覩麟趾之振振而有不恬息加飧者乎吾見桑榆方挽爲扶桑而烏哺且移爲燕翼矣孰謂玄度之出處與古人殊哉不然以玄度之逸才遠思勉而就功名其表見何患不如賈董而竟以親在薄功名則且不屑爲功名士而顧屑爲文士乎乃玄度旣以官隱孝復以文藏名飄飄然干景曜而拂雲霞摯知希以自貴其出處誠未易窺向令不持古人律玄度鮮不以千秋人目玄度幾失玄度矣

建安三曹集序

史稱孟德欲以子建易子桓之儲而子建因亦自
炫德祖輩陰趨附之故子桓恨子建入骨觀白馬
之咏幾不有其生余謂孟德身覩袁劉父子之禍
必不蹈其覆轍而故爲未定之天以困子桓而使
其工於辭激子建而使其抗於節者蓋知子桓之
才不敵子建而子建之節過于子桓若蚤自堅决
則儲位已定不惟子桓作傳粉大家顧曲綺筵中
即子建亦與鶴鳬相浮沉何有危疑而微吟悲咏
借屈宋孤憤于壘如在沅湘間耶乃知子桓之雄
于詩子建之忠于漢皆孟德以機智鼓鑄其間非

偏溺依囬比也余獨感子建之爲人非苐詩文逈
絶千古即其慟哭于受禪之日真可謂漢室忠臣
孟德誠爲有子使其繼孟德而嗣或終身爲漢室
之藩臣亦未可知惜乎天不祚漢乃令子桓挾銅
雀妓聽安世房中歌致彤弓無色敝屣生塵忠孝
掃地不特孟德有遺憾焉斯亦炎漢之不幸矣然
子建既爲敦倫尚行之人而感甄一賦思同鳥獸
何前後柄鑿若是耶此語出于傳聞既考覈無據
或大業文人附會隋煬故汚衊賢者以分其過或
其誣出于煬帝亦未可知不然魏明豈無慙忿之

心而於子建恩禮反稍有加耶且其儀圖洛浦幾
與巫岫爭姸袁家新婦至此亦將雛結子婆娑永
巷中與殘霞落照同慘慘澹矣況血汚遊魂悲深
委髮亦是凡流豈能與宓妃同駐華年而子建故
揄揚之若此哉吾觀文中子人倫子建至比之周
孔于忠孝之會有遐思焉豈其得罪名教如是而
顧阿私之乎顧一婦人耳孟德爲奴而提戈子桓
致誚于文舉彼子建雖無動于中而是謗何爲乎
來哉尤物移人不特傾城亦且傾倫矣此佳冶之
致懼于古人也

九籥集卷之三

友人吳運嘉叔嘉甫校

論

千金報漂母論 辛丑夏淮陰城謁漂母祠作

世咸以齊王信既從為楚王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謂善報德余獨以為王孫之不能有楚自薄報漂母始也夫王孫饑餓之日非所謂单食豆羮得與不得生死攸係耶使母蘄而勿顧韓固死即與之而有嗟來之辭王孫必絕去以待斃也乃母既竟漂數十日飯之復絕望報以安之意以為

豪傑蠭起天下事未可知而自古豪傑每以急於酬恩忘其失巳母若遽諾其報則信當漢王南鄭之日必低回相國之前十斗升以期酬一飯豈能棄相國之知如敝屣與諸將俱亡哉信不亡則不特漢王之拜大將不如是急即相國亦無因諷漢王重拜大將不拜則信必不留而天下事從此不可知矣是母之恩非特生信所以寛信心而使信得以從容自愛不愧噲等鈞渭以竟不世之功者皆母不望報之一言成之也我意王孫當王楚之日必且尊母以夫人君國之號謚其夫封其子剖

國而與之俱榮豈期僅僅以千金酬而又與惡少年輩同賞哉夫少年固不當殺然其怨何可與漂母之恩同酬以德耶惟其酬同而天下之施德者傷心天下之宵人始欲爭辱信以博名而信之首領於是乎不保旦暮矣何也相國之進賢爲漢者十九憐信者十一信用則藉以樹功失則轉而資敵其勢間不容髮又非若母之一飯靡有他念而係信生死也何聞母千金之賜未必不心非信之寡恩而又未必不羨少年之以辱信博名又未必不自分旦夕有急信不過上書白之中涓當千金

之酬豈能如貫高之以身死請卽高帝亦自以爲解衣推食不能過漂母一旦悍將陸梁信不過遣一將軍帥萬人待罪行閒當千金之酬而且以要中原要害之地中原之地有限而信之挾求無巳我豈能終厭其欲而藉其力哉此高祖與何所以甘心假手於呂氏而不惜也且香餌之下必有死魚信旣薄賞夫生我之恩則勇夫志士孰肯出死力竭忠謀爲王孫腹心故武士反接之日無一人趨咢鑊爭刀鋸於高祖之前由薄母之故有以寒俠士之心而無以鼓其氣也不然信挾滅楚蹶齊

之功據南面稱孤之貴一朝爲天子所縛舉國臣民束手無措曾無一人焉如田横之客爲漢高者亦悍然造其國縛其君如入無人之境豈非旣以寡恩啟帝之疑而又以無黨招帝之侮耶況呂后之猜忌不若漂母之曠遠也而又非有一飯之恩於信也安望其輔孱主事女后爲不侵不叛之臣哉長樂舉動之張皇蓋明忌其功高陰輕其無黨而姑除之以攝伏諸將耳若甲甲陰謀之曲逆亦不過效惡少年所爲以辱信博奇名豈漂母之巳悞而曲逆肯再悞乎然則高祖奪楚王之號而加

以淮陰之稱亦欲使之興慙於漂母而不亡於推食也信乎鍾離昧之詈信者有曰公非長者余於漂母之千金也亦云嗟乎以信卓犖奇偉之人天下惟其籤銛而於觧衣推食之報不免過厚於漢高而薄酬於漂母則報德之難信矣諺曰錫我華衮草萊是温食我駃騠蒭非是甘曾氏曰君子不以身爲谿壑言作事之謀始也

一日受金牌十二論 辛丑秋桃山謁武穆祠作

嘗讀史至岳武穆抵朱僊鎮一日受金牌十二未嘗不抆淚數行也或以爲此丞相矯詔將在外君

令有所不受宜鼓行而前或以爲此上意也吾武不違顔咫尺臣扞旗鼓孰敢奸之全師而還便愚獨謂金牌之來不自高宗不出秦檜而招之自武穆非餙詭也請得畢其辭夫檜雖權奸然亦有憐才之意觀其容寘人之僞書賞鶥鴟之佳句雖古之絶纓以覆懸賜侍以結客亦奚以加彼其殘害忠良交通夷狄使人主尊信如鬼神夫豈但師心自用意必有竭思而代爲營謀者乃武穆自王貴牛臯而下皆鬬將而非謀士也鬬將之用一而謀士之用百有如一旦受詔班師鬬將之勇果足恃

乎恃其勇而抗王章是女直未滅而身為女直也設轉戰而前期盡敵而反而堅壁毋走之敵果可盡乎不能盡敵則丞相且以抗命為武穆辭武穆將懸首太白不暇而敢望黃龍一杯酒耶使少保能養士於平日則雖兀术無北走之意而謀臣策士且諭張鼓煽振先聲以奪其心何至彼將奔竄而書生且叩馬以諫指內外之機直勸其毋走也此豈書生無簞食壺漿之思哉意者逆知武穆之英武不可一世使見之者謀失其智縱捫虱而談當世之務而武穆弗之聽乎又豈書生之逆覩時

變知天意之不可回權奸之不可剪孤忠之不可恃而自揣日暮顧倒行逆施以一見其奇乎向令邪走之言不出於書生兀朮必且北去北去而丞相必且膽落武穆前無所阻後無所撓星馳電擊燕齊爲之響應韓常爲之倒戈不日而兩帝之鑾輿可還仇人之塚墓可撻燕然之銘可勒雖有金牌豈能止之沙漠哉自書生之言出而朮已心知武穆之無成故堅持中原而不去致武穆之師久頓霜露有勝形而失勝勢兀得以其間走使督責丞相丞相懸負約則不得不以擅兵危中武穆而

帝且爲之心動則不得不亟詔班師而金牌於是乎一日十二矣至是雖致書生於麾下尊之如左車叩計所出亦無策善其後而況武穆方寸既亂乎且當其時智謀之士寧止一書生哉甚兀朮斬王之艅艎於江中者閩士也縫衣緝褧而脫男子於虎口者齊婦也武穆倘得一人則權臣之舌可結頭可斷心可移得一士則批主上之逆鱗如搔背痒寢敵人之皮毛如集狐腋何至令奇才策士如書生者流偃蹇數奇痛扶桑之既遐嗟虞淵之莫挽苟且就敵附會功名以輸國家之大計使中

原與二帝俱喪其口中而莫追也豈不痛哉或者謂高宗時值苗傅之亂帝常慮諸將負恩武穆蘄王所以不敢厚賓客與招士其亦有衛長平霍冠軍奉法遵職之意乎余曰否衛霍遇武帝承平而當武安魏其之後天子常切齒故以親附士大夫招賢退不肖爲人主之柄若武穆之時國危主辱釋左車而傳蒯孟猶懼不遑而豈容以吐握爲嫌顧武穆之招忌不以結士而以擅兵則結士非特除患抑以建功不謬矣余深悲武穆之忠毅而羅於無辜故重以失士爲賢者惜若書生殆所謂有

才而不善用者經曰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書生於權臣大將之說似爲得機以語於固窮則未也是故狐死首丘君子仁之

侯生救趙論

世以侯生成信陵之救趙爲報信陵是不然也趙魏唇齒之國趙朝滅則魏將夕亡而生終不能諭夫魏王之畏秦也故因信陵之急趙遂成其事以存魏而自刎於至軍之日蓋恥夫竊國柄盜師徒越國以成名與徼天幸而貪功者等也則生之死

乃報魏也然則何不刎於破秦之日秦破則魏且德我我烏死死則似畏夫魏之斬我以謝過而説夫秦者耳設不死則必倚公子而有心於無君者況侯勝而死是前者不能料軍行之勝敗而觀望以圖徼倖者也彼夫計刎頸而度破秦若刺肥珍而飲醇醪也故侯生之舉可以延魏存趙可以抑強秦而安九鼎可以寛諸侯之急可以警謀事者勿高貪名稱以陷人死地畏自討而長不臣冀一於萬終顧望以傷知人之哲又可以明巳之無利而迫於義也則侯生之俠也寔安周室安天下也

不特報魏也余痛俠士局於行而心與功不見諒於天下天下視其所樹高卑之而俠士竟不屑顯其深心致天下坐享大賜而窅窅無聞盖代不乏也然粤古之授受惟俠以基之而心本於福蒼生祚萬世彼俠士非澤世利民則潔身遠引而已若夫溺酒色而激於意氣或徇知遇棄身劍戟與殉不逞於匹夫者烏足道也

表

擬○宋翰林學士蘇易簡進續翰林志二卷上

嘉納賜詩二章飛白玉堂之署四字令榜於

匾額謝表 淳化二年

伏以 奎璧騰光鳳藻流雲於寶壁 斗文煥彩

龍章耀日於珠林恍韶頀之初成若書契之爰立

榮踰華袞 喜洽明良臣易簡謹誠惶誠恐稽

首頓首上言竊惟王者昭回萬象藉典謨訓誥以

馨宣揚侍臣附麗三垣資討論潤釋以昭職守矧

翰林寄絲綸之命而學士備操化之權地迥鑾坡

雲影斜連于鳷鵲宇依鱗德泉聲激響於鳳凰自

開元起置院之名迨貞觀重專司之任於是院移

興慶館列弘文顧琮之麗正見稱黄門特進張說

之集賢爰目中書再遷然慮苦於不周務紊於積
滞遂以供奉而改制誥始爲玉貫珠編直建禮而
侍金鑾再覩雲移星轉顧自開元而迄五代沿革
既已多端由校書而至相臣姓名大都失次宣麻
瑣院徒誇輟繕習射之榮布澤揚竿僅識勘契振
鈴之小臣易簡很期鶩質竊任鸞扃施測蠡於文
瀾期續貂於汗簡倒遵昭代時中宥密深嚴事述
前聞逖考承明著作各三首試五題華藻懃工聲
悅序七新矜三昧零辭似同米鹽皓鶴脩篁誰謂
月明偃不至煙嵐曉景孤教日麗聖常臨感軒砌

之異木奇花輸忠指佞叨尚方之紫綠青綺護笈
縹籤雖誠有同於獻芹詎意不遺於採菲恭惟
○○○○○德由天縱　藝以神遊　起三館於
龍昇寶軸煙雲舒卷　集群書於鳳閣霜毫珠玉
森羅　語語長城五言　字字兼資二體　謂君
臣千載之難遇　識忠孝一生之微誠遂　盼丹
墀以垂青喜志於股肱而起歌於元首　聮玉堂
以飛白窮微於小篆而特𢾗於八分恨　豹尾之
不敵鼇扉清華增貴快　鴻編之復經鳳舞堂構
逾輝　黃盤雕錦頒來不啻紅綃一尺　萬卉千

花看去爭如錦字成行　鈞天簫管生愁　玄圃夜光無色　蕙風晨露盈盈仙樂奏陽春　流水輕雲汀遊絲縈柳絮　披金簡覩玉文天上卿來青雀　施銀鈎舒鐵畫山中對露玄熊嘆　商鏞夏鏡之徒銘咲漢篆秦鑴之非法　袖占白雪宮中一曲陽春　旆捲長空筆底遥飛新月　嗣五絃三百之逸響調絕朱絲　掃六點二字之頹風驚看筆陣　宮商韻協試將擲地作金聲　委婉資多恰似洄流搠荇帶昔高帝安而思危武皇樂而思悲皆盡美而未盡善獻之白而不飛子雲

飛而不自僅具體而愧折衷寧有如今日者蹤紫庭而超黃鵠式歌燕鎬之辟雍綴銀榜而飾璇題艷絕鴻都之白堊哉臣易簡久承恩於洛殿鸞引燭於燃窓友盡青雲愧人間之僊境諷陳款器戒月滿而日中憶昔五鳳齊飛詔書裁八彩自慙雙鸞久次磚影過三花芒動紫薇蓮燭人歸三島路香殘紅燭芝泥露濕五雲封摛茲百斛之明珠珎却初秋之蟬翼聽從花裏宛若鷟儀韶奏而鶴鳴九皐瞻自堂中猶如龍跳天門而虎臥鳳閣　雷門膽落豈容布鼓相酬　洛下心驚縱爾千金勿

授伏願　理音於雅頌　審勢於神情　文瀾波
瀾昭海納川流之德意　筆驚風雨宣秋霜春露
之恩威　歌以言詩以志調喜怒哀樂於無聲
靜乎慮凝乎神嚴邪正曲直於罔象　務令聞其
樂而知其德　不徒舉之口而筆之書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上　表稱　謝以
聞

箋狀

上吏部白選君狀

呈為懇恩除名以全養志事前件　痛思澄　孩提失

怙母子相依久曠晨昏向違甘脆私心旣以色養
爲念母氏復以惟疾爲憂况學愧雕龍才非繡虎
精神銷鑠疾病無常路邈三千爭羊腸於日月年
將三十嬔駒隙於星霜撫心啟慚顧影生涕不惟
成蓼莪之深痛將恐爲翳桑之餓人念倚閭而心
同精衞睠南雲而欽切慈烏伏乞憐瞻望於歸哉
體有懷於明發慨然收引特允除名庶見獺而不
生喜心羨魚而無從結綱服勤沒齒敢云負米以
承歡就養無方詎曰捧檄而生喜一舉足一出言
矢不忘乎親敬不登高不履險永遵戒於遠游惟

素幃以菽水承歡故斑衣以征裘爲累更祈准呈
附卷給照還家旣善始而善終亦進禮而退義使
從庚民之列獲預徃役之科禁錮匪同於罪人鄉
隣免生夫疑議則母氏受一日之歡皆仁臺溥萬
世之澤如心因有欺辭出無情願加欺罔之誅甘
受幽冥之責有此具呈

再上吏部白選君狀

呈爲再懇除名批照還籍事竊 幼年喪父哀黨無
親少依母氏而得生長待明師以遊學旣無同母
之昆仲又乏守祠之後人㪍矣黑貂疑窮途而載

鬼悲哉青簡信岐路以亡羊彼士雅乞休於再三亦惟截裾之永根右軍誓言於罔極多因失路之可羞況 澄 體質素麤不殊鷄肋才情嚮短何有鳳毛先人之薄田敝廬半罄津梁之費母氏之縫衣嚙指空驚夢寐之魂豈死灰而舉火可燃幸苦海而囬頭是岸向仁臺以籲懐無非隱豹之心懇收引以除名不作觝羊之觸盍辭縫掖而訟言於廣衆則南轅之妄念頓除乞印批而終老於故鄉則北堂之溺愛可慰豈復懷青雲之念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 無抱白豕之羞復于于隍而介於終

日且[illegible]　溥雨露之澤體天地之仁武人入貲
則得爲胄士胄士加納則得爲武臣或武而文或
文而武鷹化鳩而雀化蛤逐氣候以推遷肘爲柳
而臂爲鷄聽陰陽之移易何乃甘霖溥降外枯鮒
於不濡冬日晞和置寒號於勿照求爲庶民而不
得有如上蔡之加刑請列黥首而猶疑何異東京
之禁錮况呈詞既出已遍語於親知文引告還更
何顔而請給故好留三寸再來有不值一文之譏
護惜雙翰高飛貞一舉千里之節苟欺　仁臺於
旦夕難掩日月之照臨使終以批允爲疑不難披

髮而逝但恐閭闕千里水陸殊途身無文引足憑
路有譏征可畏將陷逃軍私度之律遂爲赭衣髡
首之人既失憐憫之初心亦非自好之始念伏乞
瀕察微誠特蒙恩允在仁臺舉手之勞造榊澄合
門之福苟神理未盡必啣結以酬恩即養志承歡
將蘋蘩以報德如一言有誑萬死無辭

九籥集卷之四

友人錢希言簡栖甫校
友人陸氤泰長康甫校

雜文

寫華嚴經疏文

吾人寓世期寡過而巳聖人求其過而不得而其教人自寡欲始欲之克寡非其日用之務自遠於汚濁乎釋迦普度群生說法無量卒以清淨爲主清則不迷靜則無役始借是以律形終且忘之以平境不與淨緣期而淨緣至下學之刀圭也沈君某筆畊以事二親箪門圭竇詠遂蒿而牖藤蘿與

人言咲稍與情違輒拂袖去斤斤以簡約自期渧
唔田舍公府之事年四十而無子欲爲僧以避世
而覊于父母乃發願書華嚴經一部捨置名刹苦
無筆札欲普化善緣使不肖爲丐言以序其志余
惟金帛之費文墨之事古今四海形體皆同第用
之於無過不惟用者獲清淨報身即用物亦受淨
緣之賜如其不然受辱取殃豈惟用人使是物而
能言亦將訴冤於司命矣況乎搦徑尺之管書聖
人之言恍若親見諸佛於法寶雲中焉知不拈花
微咲而投筆成佛乎設未能如是而以是金帛作

如是緣不惟沈君因境清淨諸檀越以如是信心歡焉喜捨令金帛文墨皆獲淨緣皆歸正覺而況自己身心又使自今已往所有一切等物皆如是作緣如是了義功德亦復無量一切無情之物皆大歡喜而況龍天何以故以結淨緣故是義既了復與沈君有言八十一卷總名華嚴華嚴大義歸於無語若能了悟一部亦無一字若能了悟一字即是一部不然能宮更有無量華嚴在也計每日早起焚香書若干行茹齋閉目日已而罷三年有成矣余不能疏據余疏以課沈君可也

廬山歸宗寺募緣疏文

廬山紫霄峯下有耶舍塔冠金輪峯上而歸宗寺峙其足焉寺崇逸少塔建佛馱毘婆施舍利三花騰紫氣於三空墨沼涅鷲池七菓結素雲於七淨鸞翥虎谿之步菴分蓮社之香德高而馬跽經行靈護而鬼工版築珠流雙艾曾聞甘露方門璧圬重睡繞許過泥有分頓法網於祇劫則六載續緣轉慧日於精金則一錢罔利真天都之鹿苑信東印之鷲峯日月萬于三灾之火不熄閻浮百億四大之風載傾遂令金沙咽而不流杏樹雕而晦影

雲楣月映猿啼微妙之臺桂棟煙迷烏訢拘私之
甸恭惟　皇上德流須剃化普維那攬天鏡而按
方輿惠靈山而嘉恐土錫以貝葉之藏易以廬岳
之名燭照重昏蘊三明於十地恩分二水注一煖
於四禪於是宰官損俸檀越施錢禪誦之臺一新
蔵經之閣維搆壇園金樹假歡喜以名園澗繞香
花倩功德以字水千楹競飛虹之雨百堵爭翥鳳
之雲銀牓璇題金湯與琉璃合界寶瓶藥室椰子
共玉鳥交輝然而埒之金鋪欂櫨珠綴燭龍委照
甦瑞禾之未明紫燕啣將愧香泥之空墮沙門〇

○窮内典於鳥策闡遺教於龍宫已獲半珠罔矜片玉惆紺殿之乏飾日宇悲鮮嗟金盤之未承月宫慙麗用是烏飛紫陌藺足朱城珥玉燭之偏光乞金鉉之餘潤欲令雲根四柱咸月滿而星聯欄楯七重悉璢圓而珠貫弄雨翮於靈榛蓮漏交籌走風伯於層楹梵音競響億三生而展鏡心香飄珠影之幡裊四照而承芬薏藥結銀花之樹金輪夜轉慧色昭天紺馬晨遊智燈亘月約香象以偕渡澤注銀河指巨鰲以互承恩踰金地役寬神鬼德洽天龍海岸立登火雲永朊庶濟漰之慾海孔

雀能塡縱毒歃之邪山頻伽可冷功非仰箭咲等拈花世界微塵大地淪洪波而逾燥須彌葶藶高天熾猛炭而不銷快蓮璪之齊攀歡陁陰之同覆

謹䟽

發願斷酒文 癸卯春

今上癸卯春余以先慈權厝冢居不善治生産日中落以爲父兄羞遂策蹇復遊長安寓城西庵之圓覺禪德號湧峰者戒律精嚴余因茹齋斷飲如老衲然閒過中表相與把酒至漏語而散上馬第覺微寒遂叩扉就枕迨天明起坐忽嘔餘瀝胷前

若藪匕首棘刺而河魚之疾竟日當委頓之際諸
禪和相與目攝哄之余亦慙悔無地因念托生以
來於今三十五年自無知而有知顛沛於識風之
中始未嘗不艷其濃而趨焉乃濃不我戀爲狡兎
而去賊竭我貪癡爲韓盧以逐之兎極於前犬斃
於後而我一切緣眷因鼓其喜怒以妝虞人之功
於是艷始衰而濃日淡矣即艷與名如狡兎之跡
若見焉若隱焉若恃隱見之巧日鬬捷焉以疲我
韓盧之技而我心漸成死灰豈其一杯而猶戀戀
不已耶且方其自口而入吾肺腑也相親如骨肉

相協如姬侍可謂愛矣吾嗜酒之親協至踈吾親協以親協之醉且爲責獲以助吾侮聖賢以詆我我樂亦至矣未幾時夜半先雞鳴而去我吾沓然頹於几席而已斯時也親知苦口以忠告肝腸內悔以自新肺臟釀疾以果報而醉中惡談竟不可恃矣不惟醉也凡世間名相我恃之以稱成功者始未嘗不如醉焉其親我也骨肉也姬侍也排責獲而侮聖賢勿吾違也一旦時勢反覆病疾彌留而我平日之所恃亦倐焉去我如夜半之酒焉杳不可倚矣古然者醉非其迷也醒非其悟也有物

制之雖欲少遷延於迷醉之鄉不可得也由是觀
之則吾所艷以爲濃而若醉焉倚之者豈非醒者
之一大痛耶抑吾自佩觿而執卮醉醒也幾易境
矣而未委頓也委頓於今日若有制之矣不以此
時乘其制斷之若許由之避唐虞焉益弗受也若
微子之逃殷紂焉害勿預也酒與余猶善終也不
則若比干之剖心陳餘之刎頸兩俱傷矣造物不
吾制吾猶多詞乎辭之況我制乎酒我制而賈勇
絕之況身名之艷尤造物之所固靳而不我暫濃
者吾更何顏求倚之以招不可量之辱哉一斷百

斷先從酒始矣遂稽顙　如來而作頌曰我　佛
五百戒惟酒爲最先尼宣矜無量莊氏貴全神斷
酒神不溺是名世間尊將當大寒候飽煖永無恙
勞傯與疾病息心氣終復相逢花月下應作鏡中
看親知十晝夜如彼勾攝符一切口中物皆爲便
溺天一切世間艷皆如醉中境能於諸醉中一戒
一一斷斷後得無礙是爲大自在

圓覺庵募緣文

湧峰禪德與某稱方外交有年癸卯秋示寂之日
謂某必厝肉於火殯骨於水所居庵聽擅越廢與

遂以庵地券屬其追師趺化一亶遺言事既其侍者如鯨頗習薰修諸檀越喜相安無事月供食之甲辰夏秋京師淫雨彌月無屋不傾庵惟 釋迦像中堂獨存它房悉圮余謂如鯨諸屋欲效禪德之殯水已從雨中去矣何不取屋材代薪如師肉耶昔丹霞燒佛以警迷今法雨傾梁以徹障法嗣何戀戀此宇如鯨憮然曰庵爲 釋迦闕今釋迦存則鯨當爲釋迦留剝鯨骨肉猶在人間不能坐視柱石咸歸水火澄分别未忘於心凡聖猶岐於識既惘如鯨之未悟地水火風自相生滅而苦丐

檀越強費錢刀亦不忍　如來相好光明僅在諸
禪和汗汁中流轉遂不得已爲持兩端設諸檀越
以湧峰輕拋骨肉爲是則捨金施粟猶卯大海填
泥倘不以　釋迦色相爲非則片瓦一椽總是花
間覓菓從來法侶不步邯鄲若知興廢同功轉眼
頓成圓覺

薦沈楊兩公疏文

某不解世網觸處成迷性復好遊不喜干謁今
上巳亥復客燕中受知於沈侍御楊宮諭兩公結
文酒之交締忘年之好迄於乙巳荏苒七年始終

靡閭兩公之待琳澄如摧花雨惠以無私琳澄之於兩公猶惜花風過而能去不意一歲之中咸以南歸不祿當其別也惜別而不虞其亡暨聞亡也若未亡而追痛於別身爲覊旅設位而哭之摛辭以弔之於儒盡矣而無益於兩公思兩公居燕時常相與禮佛於城西之圓覺庵庵圯而克脩伊兩公力今兩公亡而無以爲情其謀於庵主如鯨虔敦法衆爲兩公誦諸品經若干部暨焰口施食一壇凡兩晝夜以我願力合彼有情消我有情皎依無量異常明之寶樹施朗耀於迷塗金翅擊雲無

雲不散法輪轉業無業不消遍宇迷波化作滑瀞之瓊液彌天業火頓成朶朶之青蓮雷霆借作聲聞日月貸爲法眼願攀轅於鹿象罔墮趣於鬼神萁敬遵　佛旨而説偈曰　金陵江水接鄱陽不抵慈恩一線長兩地宦遊都不到白雲空指是吾鄉金作漿玉爲航漫抛比目撇鴛鴦伏　佛直超三界外始知天地一空囊

極樂寺檢藏募緣疏文

燕都城西有極樂寺建自司禮暨公南臨流水西眺群峰寺東有高樓可以俯闞雲樹遊人倚闌如

身臨翡翠寺故有　大蔵當樂成時常倩僧衆檢
閱去今幾一甲子乙巳春住持僧性靈夢寺中
蔵函悉放五色毫光干霄拂漢驚醒遍語大衆有
謂靈光四散龍神無意呵護此方有謂寶光出世
蔵將重檢適予讀書寺中僧以夢叩余余語上人
一切有爲皆如幻夢我　佛三界盡空八識亦妄
五濁吉凶大乘都所勿論惟是檢蔵具十種功德
何爲十種功德使諸大檀越獲無量福報在天飛
騰如金翅鳥在世舒轉如大鯤魚是一功德使諸
禪侶眼耳鼻舌身意得未曾有生老病苦死無有

三迷是二種德使胎生卵生濕生想生風生聞聲見色皆種　佛性是三種功德使三世　諸佛喜見兒孫塗香燃燈一一轉眼舒眉是四種德使五方龍神聞是梵音海潮音皆捐嗔生喜聾我　皇圖盡四大海殫此衆生顏色調如風雨是五種德使日月星辰普受法音增光倍朗一切阿修羅人非人等永戢鬬爭三光無礙是六種德使法衆宣揚六種震動眉頂舒光週環　帝座合宮尊者如龍王眷屬各御寶珠身心清涼得大歡喜永無有盡是七種德使建寺宰官秉此法因隨佛證果指

雲流金唾地生玉及諸法眷願受福者應生天宮欲修慧者即獲正覺是八種德使東流水暨西峙山一滴滴聞悉成摩尼一寸寸聞咸森寶樹是九種德使　大藏光上際風輪下燭阿鼻三乘聖賢得不退轉三界幽暗得大光明如淨琉璃九有一色是十種德說是十種功德已性靈合掌歡喜稱吉祥而退因爲書諸疏端

虎丘禪悅樓募緣疏

吳門固南部壥花國也自西施夷光珠翠零落於曲岫深谿之間如鬱鬯香水去姑胥僻甚艷有佳

名而虎丘不少概見豈吳先王松栢之區彼雖文
身乎猶有未忍敬而敬焉之思宜珠帳金釵絶跡
于此地而寶劍三千秪生美人之輩彼其柔情綽
約千古神遊至今紅粉煙花翩翩其來得無西子
所幻化耶顧其地彼客導師之所神遊而涵跡者
也以余觀今歟亦子饒柔情耳求所謂專諸要離
其人杳然與劒氣俱化爲白虎而西矣有上人某
者金陵名胄厭薄輕肥寄跡緇流幾數十年矣相
好端嚴威儀具足居虎丘東塔院之右一山之僧
與山居之家見其來則歡聲載道迨其過而愉快

之情猶洋洋不已每呼小艇入城剌舟者載之如載如意珠即金閶人見其船來亦無不如海寶千般一時俱到灘頭生歡喜心不已也倘其心非胡來胡見漢來漢見豈能曲厭人心一至此哉余以爲要離專諸上人且薄小不爲察其微其有韋氏讓國之賢而託於禪寂以自附於太伯虞仲者乎不然何其宏遠不羈得偉人風度能縱心調暢一至此也即不然而佛圖澄之擁女吞針寥參之嘲風誚月皆直通大道與世之持戒守律而心涉淫業不啻白日之龍象而黑夜之羅剎矣余雅喜其

爲人而吾黨二三先生皆與之臭味焉上人雖貧不肯以貧告人人因疑其不貧而不知上人之貧自此將不支矣其所居當仰蘇樓下毎一覧而盡度不可久居意欲建一樓以障之庶可以寄衣鉢上人又不能以口代心而余爲之以筆代口倘憐其貧而於謀居之外稍爲謀食焉此又上人之所跼蹐而不敢望者余并代爲之請嗟乎夫以虎丘名地而第令煙花粉黛翩翻其間曾無俠骨悟道之侶陰剩其趣亦焉足以成虎丘之大且享此實劒三千矣使吾言而然西子其開顰眉而與生公

之石共點頭乎樓稱禪悅因上人之爲人亦古人
歡喜名園之意也

茅山祈嗣疏文

伏惟敬承　天命寔降玄鳥之祥慶禱　山靈用
膺赤麟之瑞澄與妻羨經天之明月痛隕漢之流
星海中僊棗生遲敢丐刀圭不待三千年而須臾
結子山裏玉田未邦妄希日暖詎期十五城而頃
刻生雲若曰必須天上麒麟則澄豈敢如云惠徼
夢中蘭草信澄所祈倘維嶽不靳於降辰即太祝
何難於挾彈㡵塩車偃蹇藉駃騠而聿快驕驥縱

竹實無緣因慈烏而聊資反哺不於子即於孫期必復其始踴夫天蹐夫地用乞靈乎神